

台視連續劇原著小說

孤女的願望

作者●古梅



◎ 古梅

孤女的願望

大村叢書◎ A028

大村

孤女的願望

■ 著作者◎古 梅
發行人◎賴章甫
經 理◎林世章
企編組◎黃春香
行銷組◎楊懷勳・施惠月
封面設計◎林雲連
法律顧問◎劉錦樹律師
電 話◎3810609

■ 出版者◎大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發行所◎台北市大理街 157 號 2 樓之 1
電話◎(02) 3069258
傳真◎(02) 3083103
郵撥帳號◎17259719

■ 總經銷◎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電話◎(02) 2451480
打字排版◎法德電腦排版公司
製版◎日茂電子分色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◎永欣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■ 登記證◎局版臺業字第 5180 號
出版日期◎1993 年 9 月初版
定價◎150 元整

■ 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ISBN : 957-9356-46-7

◎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・請寄回本社更換・謝謝！

一份愛的力量

一個蘊藏在我心中多年的故事，這故事中的主角和她一生的遭遇；及她身邊圍繞的人，隨著歲月，在我心中成長。如果有人問，這段日子到底有多長？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，有二十二年。

民國五十七年，我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「不滅的燭光」（光啓出版社）後，我擬了好幾個故事大綱，準備一系列的寫下去，不久，我結婚了。另一個生活的開始，把我忙的不可開交，孩子的出世，丈夫的侍候，幾乎，佔去了我所有的時間。可是我並沒有離開文學。嫁給外子何曉鐘，是我另一段文學生命的開始，過去不知道，幾乎知道了二十多年，這話怎麼說呢？因為曉鐘也是一位作者，他從寫小說轉入編寫電視、電影，而我，除了忙家務，

照顧一家人的起居，最大的生活重心是幫曉鐘整理資料，談論一部劇本的情節及劇情。他每編一部戲，我都得事先把該收集的資料準備好，再反反覆覆的跟他討論、商議，相互溝通。

二十多年的悠悠歲月，我們夫妻倆相敬如賓，我每次看到他上台領獎，如：「巴黎機場」、「星星知我心」、「星星的故鄉」，在致答詞中，提到我時，我真是滿心充滿了幸福。

朋友們常常問：「古梅，這些獎都有妳的辛勞，妳也可以單獨寫啊！」是的，金鐘獎也好，金馬獎也好（笕橋英烈傳）及國家文藝獎等，丈夫得到最高的榮譽，就是我的榮譽，還分什麼彼此。

我生長在一個極傳統的家庭，自從嫁進何家，我一直認為自己什麼事都是應該的，我從不怨悔，看到兒女乖巧，丈夫健康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

怎麼知道呢？怎麼知道呢！！七十九年曉鐘祇說胃不舒服，進了醫院，查出來是「胰臟癌」，短短的二十天，就去世了。

我如晴天霹靂，痛不欲生。當真是恩愛夫妻不白頭嗎？

在我最悲痛的日子，好友、家人均極關切。兒女日夜守護，怕我做出傻

事。

大哥玉崗，自小就了解我的個性，也最疼我，他一直在電視界編寫劇本，也悉心指導我文學上的種種技巧，他告訴我：「大妹，妳沒有悲傷的權利，未來的人生歲月，是要靠妳的筆，記下來。」

是因緣，讓我認識邱秀英小姐，她說：「古梅，有一首閩南語歌曲——孤女的願望，我想作連續劇，妳看可好？」

我立刻想到蘊藏在我心中二十多年的故事。老天垂憐，讓我體驗二十多年的人生閱歷，讓我經歷幫著丈夫編寫劇本的不斷錘鍊，讓我深深體會人生的種種感受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離情、重聚。比丈夫在世時，我的筆下更能描繪人世間的情。

於是，我靜下心來，寫「孤女的願望」四十集的劇本，製作人邱清南先生很滿意。我提出改寫小說的心願。

「孤女的願望」是我的第二本小說，和第一本「不滅的燭光」隔了二十多年。雖說漫長，也是歷練，我好珍惜。我知道，這是我生命中的另一個開始，請讀者祝福我，我好盼望！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孤女的願望／古梅著．
— 初版．— 臺北市：大村文化出版；
[臺北縣中和市]：旭昇總經銷，
1993 [民82]
面；公分．
— (大村叢書；A028)

ISBN 957-9356-46-7 (平裝)

857.7

82006673

民國四十一年，夏天，一個夕陽餘暉的午後。

南部某國小，放學時刻，一羣學童嘻嘻哈哈的走向校門，夏天晝日長，放學後自有他們心目中該有的去處，男孩子早就跑光了，剩下幾名女孩，三三兩兩的，也快樂得如同樹上的小鳥。

「喂——，等等我。」

已經走近校門口的林秋菊和吳雪紅，被這突來的叫聲停住了腳步。

雪紅回頭，見到一頂大斗笠，皺了皺眉頭，拉著秋菊道：「走啦，不要理她。」

「等等她嘛！」秋菊溫和的停下腳步，雪紅祇好也停了下來。

王阿麗氣呼呼的跑來，她一手抓住斗笠，一手捏著一個大紅蕃茄，因為

跑的太急，大斗笠幾乎掉下來，她索興取下斗笠，跑近林秋菊和吳雪紅的面前，把斗笠夾在小腿中間，露出一雙沾滿泥巴的光腳丫。

「阿麗，妳的鞋子呢？」

阿麗不以爲然的拍拍書包：「現在老師不檢查，我媽說，要節省。」

雪紅很厭惡的撇撇嘴：「妳又去偷校園的水果了呵！」

阿麗稀鬆平常的把大紅蕃茄遞給秋菊：「這個給妳，剛剛我在那邊吃了好幾個，很甜！」

「我不吃。」林秋菊說：「被老師看到會挨罰的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被抓到過？」阿麗扮個鬼臉，頑皮的一伸頸子，大口吃了起來。

雪紅看不慣：「阿麗，妳怎麼不講衛生，看妳的手，好髒。」

阿麗不理，邊吃邊走：「喂！他們男生在河裡打水仗，好過癮，你們要不要去？」

雪紅瞪了阿麗一眼：「羞死了，他們男生都不穿褲子，秋菊，走，我們走。」

雪紅說完，拉著林秋菊迅速走著，她一直討厭王阿麗。

阿麗見她倆朝校門外的左邊走去，有點失望，聳聳肩，朝右邊走，她一向絕不放棄自己認為快樂的事情，那怕事後遭到懲罰，也阻擋不了她想做的事。她邊吃邊走，大斗笠又重新頂在頭上，突然，她想起什麼，轉身向林秋菊跑去，嚷道：「秋菊——喂——林秋菊，妳弟弟也在橋下和他們打水仗喲！」

秋菊一驚，愣住：「真的？」

阿麗點點頭：「我剛才看他們打水仗打了半天，才去摘蕃茄的。」

秋菊緊張了。

雪紅卻不屑的聳聳肩，走開了。

秋菊煩惱的抱怨：「永康怎麼那麼不聽話，感冒沒好，昨天還在發燒。」

阿麗拉著秋菊：「那，我們快去看看呀！」

兩人幾乎用小跑步向河堤跑去。

來到河堤，才發現河中眾男童水仗打得不亦樂乎，歌唱打鬧，分成兩

隊，正玩著騎馬打仗的遊戲。

河水中漂浮著許多截頭去尾的香蕉樹桿。這些蕉桿，是孩童們從不遠的香蕉林裡扛來的，此時正逢香蕉收割季節，被砍走結過香蕉的樹幹是沒有用了的，因為輕，孩童們就拖進水裏，騎在上面當做馬，浮在河中打水仗，嘶殺戲鬧，輸了的，馬就被對方搶了去，有時打得過火，丟開蕉幹，任它漂流，在水中游泳玩泥巴，更是不亦樂乎。

秋菊、阿麗正想喊永康，突然看到坐在河岸不遠處，阿麗的哥哥阿土，用一根長竹竿，竿子上有個大鐵圈，以逸待勞的套住漂到他面前的香蕉幹，然後拖上來，抱到岸邊的牛車上。

秋菊看到河邊的水牛，向阿麗說：「妳哥哥好勤勞。」

阿麗不理，她正全神灌注在河中的水仗上，緊張的跺腳大叫：「加油！梁坤，加油！」

「哈哈！梁坤，阿麗愛你！」一旁的男生嚷嚷。

梁坤一溜，潛進水裏，他游到阿土面前，見阿土貪心的撈香蕉樹幹，有點生氣，推開一枝蕉幹說道：「阿土，那邊香蕉林剛剛收成，你去那邊撿

嘛！這裏大家還要玩。」

阿土不理，神定氣閒的又抱起一支，往牛車上放。慢吞吞的說：「那麼麻煩，這裏被水泡得乾乾淨淨的比較好。」

梁坤生氣了，大叫：「你不許拿。」

阿土不理，仍然涉水去撈。

玩伴們氣不過，用泥球丟水牛。

阿土很心痛，大叫：「不許打我的水牛。」

陳家慶游過來，同阿土說：「阿土，你也來玩水吧！等大家玩夠了，一起把香蕉幹抬到你車上，讓你拉走，不是更好！」

阿土搖搖頭：「我那有那麼好命，我媽叫我早點回去，牛要租給人家，香蕉幹要切來煮豬食。」

阿土根本不理河中同學的嬉樂，祇全心全意撈香蕉幹，就是水仗打到他面前的泥沙球，他也無動於衷。

水仗展開了全面嘶殺，家慶、梁坤各自為自己的陣仗，對陣起來，倆人在水中交手，打的難解難分。

阿麗在橋上見梁坤又敗到家慶下面，大叫一聲，丟掉斗笠，縱身一跳，參加了水仗。

這舉動把在岸上的秋菊嚇了一跳。

眾男童沒想到阿麗會來這一遭，紛紛游開。

阿麗很勇敢的和家慶在水中扭打起來。

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，眾男童惹不起阿麗，她太勇猛，碰到了總是不好，於是紛紛上岸，找衣褲。

尷尬的是秋菊，找不到弟弟，卻看到平日衣服整齊的同學，一個個光著屁股上岸抓衣服，她羞得蹲下身子，矇住臉。

梁坤悶在水裏，探出頭來大叫：「阿土，阿土——把你妹妹拉開啦！」阿土不理，仍然繼續他的工作。

眾男童一起喊叫，阿土視若罔聞，他正在網綁牛車上的蕉幹。

秋菊受不了，嚇得跑開了。

阿土綁好蕉幹，輕鬆的呼口氣，嘆道：「叫什麼叫！我那裏管得了，她最好淹死，每次叫她做事，都叫不動，愛打架，就打個夠！」

阿麗和家慶仍在水中打的很激烈，眾童在水中，或岸上，叫嚷助陣。

永康抱著蕉幹在河中起哄，忽然，翻下水裏。

家慶一見不妙，一閃神，被阿麗踹了一卻，跌進水裏。家慶顧不得阿麗的叫罵，游近永康，永康痛苦的叫了兩聲「痛！」家慶知道永康八成是腳抽筋，待欲拉永康，永康已沉下水了。

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永康溺水了，大家吵吵嚷嚷的慌成一團，秋菊聽到，不顧一切，飛奔到河邊。

永康終於被家慶救上岸，他昏迷著，大家忙成一團。

家慶替他做人工呼吸，慢慢的，永康終於醒了。

秋菊望著弟弟，徬徨中，深深呼口氣，終於醒了，終於醒了。

一羣戲水的孩童，七手八腳的抬著永康，朝著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他們共同送永康回家，林奶奶看見孫子虛虛弱弱的樣子，心疼極了，把永康扶在正廳坐下，用薑湯一口、一口的餵著，永康喝不下，整口吐出來。永康是真的病了，孩童們圍在廳裏，緊張的看著，奶奶難過的快要哭出來了。

「唉！你媽媽怎麼還不回來！再吃不下東西，非請醫生看不可了。」奶奶嘀咕著。

林太太氣急敗壞的走進屋來，一進門，見到這麼多孩童，就有氣，大刺刺的罵道：「要死了，一屋子人，搞什麼鬼？叫死叫活的把我叫回來，真衰！」

林太太走近兒子身邊，皺皺眉頭，蹲下來翻翻永康的眼皮，又拍拍他的臉：「沒事，又是老套，裝死。」

「媽，弟弟實在是溺水，差點淹死。」秋菊說。

林媽媽轉身看看女兒，順手就是一耳光，氣沒出夠，狠狠的又捏著秋菊的雙頰，破口罵道：「都是妳啦！都是妳，放學不好好帶他回家，去游水？好，差點游到閻王老子那邊，妳這個掃把星，永康這樣，妳怎麼說？」

家慶看不慣，走到林媽媽面前：「伯母，這不怪秋菊，我們去玩，也不要永康跟著，他偏要，就這樣了。」

林秀枝很詫異的望著家慶：「你是誰？哪家的野種？這裡有你說話的份？這是我的家，你知道嗎？」

林老奶奶看不慣，站起來護著秋菊，輕輕嘆口氣：「唉呀！秀枝，妳要感謝家慶才是，要不是他冒著性命救永康，現在的永康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了。」

秀枝不領情，推推扯扯的趕走眾學童，吆喝著：「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？出去，都出去，我看到心煩。」

孩童們都落得無趣，一邊走，一邊回頭望著林秋菊，永康閉著眼，臉色蒼白，不敢吭聲。

秋菊摸著被捏得紅紅的臉，忍著痛，走出大門，向同學們致意。

「謝謝你們！」她尤其對著陳家慶：「陳家慶——謝謝你——。」

家慶向秋菊點點頭，有些不捨，但，說不出口。

永康睜開眼，看著同學就這麼走了，怕媽媽打，故意哼哼兩聲，撫著肚子咧著嘴，裝出很不舒服的樣子。

秀枝根本不理，逕自走進臥房。

奶奶卻心疼孫子，望著媳婦道：「秀枝，去請醫生來看看，永康好像有發燒。」

秀枝在臥房，沒好氣的大聲說：「妳去請呀！反正我沒錢！」

奶奶生氣了，把憋了一肚子的氣發了出來：「妳不要每次輸錢，都把氣出在孩子身上，今天要是永康沒出事，妳賭到半夜也沒有人拉妳！想想阿福，長年在船上打拼，按月寄生活費給妳，妳口口聲聲都說家裏怎樣、怎樣的好，要他放心。妳這樣過日子，要是他知道了，會放心嗎？妳讓我這個做婆婆的，要怎樣說妳，妳自己摸著良心想想。」

秀枝衝出臥房，面對著婆婆，氣比老人家還要大，大聲叫道：「我又怎樣？我希望他死呀！他是我親生的耶！我去玩玩牌，又不是去偷人，這個家，什麼地方我沒管好，妳說？沒有人有我這麼大度量，養自己的，還要養——」話沒說完，一眼見秋菊自門外走進來，就把話嚥住，狠狠的望著秋菊。

秋菊似乎被母親的吆喝聲罵慣了，她逆來順受的走進屋裏，一眼見到永康低著頭在嘔吐。

她跑過去照顧弟弟，奶奶有些慌亂。

秋菊替永康擦擦口邊穢物，問奶奶說：「我搵弟弟去看醫生，好不？」